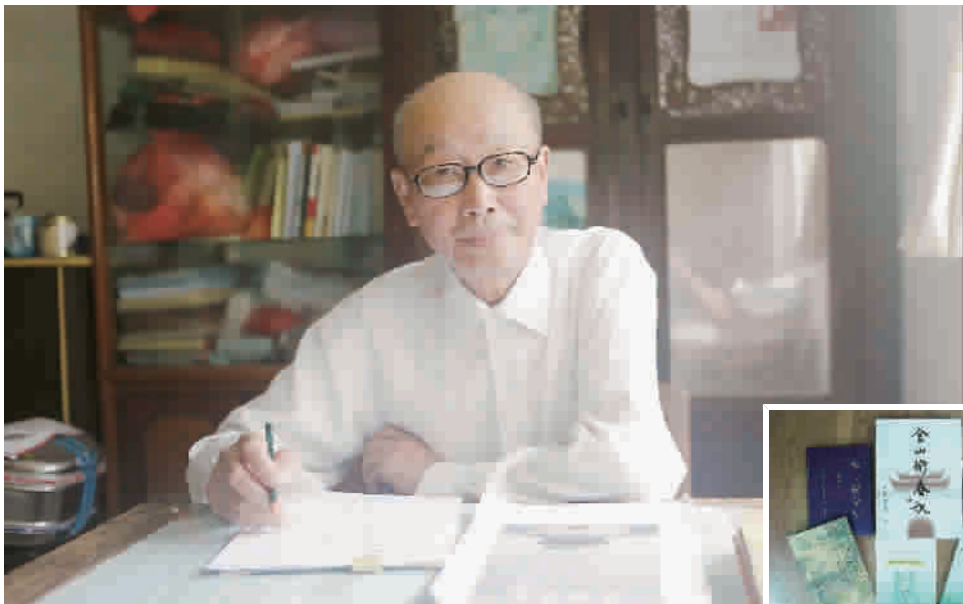


金色池塘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歌德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65 期 | 2015 年 7 月 5 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俞德良：

文图／步寒 沈永昌

好一个农民史学家

今年 80 岁的俞德良老先生，清清瘦瘦，戴一副老花眼镜，看上去十分精神。老先生家住金山区金山卫镇金康花苑居民新村 3 楼，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自家 30 平方米的底层车库内。这里老母亲遗留下来的一张梳妆台，成了他的书桌；3 个老式开门橱放满了书籍和资料，这是“书房”。退休 20 年来，俞德良天天在此笔耕，一部 82 万字的《金山卫春秋》，足见他付出的辛勤。为此，业内同行都尊称俞德良老先生为“农民史学家”。

从小喜欢写写弄弄

有人会猜，俞德良老先生一定是文化程度高，熟读“四书五经”，才能有如此成就。其实不然，俞德良小时候家境一般，家中弟兄两人，他是长子，读到初中就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他现今能著作等身，主要在于俞德良对文史研究的执著，从小就喜欢写写弄弄，特别对文史研究孜孜以求，甘于付出。

俞德良告诉我们，解放前，俞家是金山卫乡间望族，他从小受家庭文化熏陶，家中父辈珍藏的《俞氏家谱》和《黄廷广记》等古籍，是他少年时喜爱的读物。初中毕业后，俞德良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之余，就爱翻家中的书。1954 年，19 岁的俞德良到乡里的抽水站做技术员，这一工作空余时间多，他不放过点点滴滴时间，开始研读《俞氏家谱》。这《俞氏家谱》成书于隋朝开皇年间（公元 589—600 年），全书从 1 卷到 12 卷，生僻词句不少，俞德良通读了一遍又一遍；他又熟读了 1 至 6 卷的《黄廷广记》，这是记载金山卫历史的史书，深深感到金山卫历史的博大精深。他想若能把《俞氏家谱》和《黄廷广记》放大，写成金山卫的一部历史，该有多好。俞德良这样想，也努力这样做。

他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做有心人，不管工作有何变动，坚持收集金山卫的沿革、军事、天文地理等资料，一直到 1995 年退休，始终把工作后的业余时间都用在编写文史的资料积累上。1964 年，他已经完成了一部 20 万字的《金山卫简史》初稿的写作。在这一时间段中，最使俞德良老先生遗憾的事，是“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他为了避嫌，把自己家里的旧书都一股脑儿烧掉了，《俞氏家谱》和《黄廷广记》也不能幸免。

业余编史困难重重

退休了，从此俞德良有的是时间，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编史上。

修编文史，最主要的是史料的真实。



老老琐言

史家不问职业

文/ 剑箫

把“史学家”的名头加在一位农民的头上，合适不？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在史学专业任上写的；班固写《汉书》，不是在史学专业任上写的；范曄写《后汉书》，不是在史学专业任上写的；陈寿写《三国志》，也不是在史学专业任上写的。同样的，古希腊人希罗多德撰写出了巨著《历史》，也只是一介平民！

可以说，他们写出伟大的史学著作，都不是因为官方指定的；他们的成就，都是属于“非职务性发明”。

因此，可以说，判断一部好的史学作品和一个史学家，仅仅以作者的身

份为依据，不足为凭。有史识才是王道。

一部《清史稿》，由多少学问渊博的御用史官“倾力打造”，结果呢，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就是明证。

“农民”这个身份，不应成为做不了“史家”的理由。须知，老早历史上不少有成就的史学家，其身份，和俞德良一样，不就是个农民吗？最多是个“农转非”而已。

我们提倡更多的民间“史学工作者”参与到编写方志或行业史以及其他不太为人重视的各种史志行列中来，这不光是对“大史”的有力补充，还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鲜活的历史场景重现及传递出可靠的历史信息。

俞德良虽是“民间、业余”编辑，但他为了考证史料的真实，跑遍苏浙沪主要的图书馆查阅资料。俞德良对自己有个规定，到朱泾、松江和嘉兴等 50 公里之内图书馆，就骑自行车去；到 50 公里外的杭州和合肥图书馆才乘车前往。一开始，不少图书馆没有复印业务，老俞看到有用的资料就用手抄。为写《金山卫春秋》，俞德良积累的手抄笔记就有 50 多万字。在编写《侵华日军金山卫登陆纪实》一书时，俞德良一个村一个户上门走访，听取了无数个故事后，将这些故事碎片拼出了惨案的全貌。在成书过程中，他为了统计“金山卫遇害百姓 1036 人”这一数字，整整在金山卫镇各个村落奔波了 6 个月。

业余编史，有的困难真是意想不到的。当时，俞德良编志，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平时以家里为主，有的书要请朋友帮忙审稿和校对，就得把资料搬到朋友家。2000 年 4 月，俞德良将《金山卫春秋》的初稿送到一个朋友家校对。装了一个麻袋的书稿，是近 50 年来收集的种种金山

历史资料。朋友知道这麻袋资料的“分量”，夜里把他悬挂在梁上防丢失，谁知夜里小贼光顾，以为悬在梁上的东西一定是珍贵之物，背起麻袋就偷走了。第二天俞德良得知书稿被偷，心急如焚，在方圆几十里的废品收购站内到处寻找；还悬赏 1000 元，想让小偷送还，这样整整找了半个月，还是没有把书稿找回来。

俞德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书稿被盗一节，眼眶里饱含着泪水，他说：“当时，我想过放弃，但是一想到自己坚持了那么多年，又鼓励自己要有始有终，不能前功尽弃。”于是，俞德良在部分留存的草稿基础上又重新开始编撰，使一部 82 万字的《金山卫春秋》，在 8 年后得以出版发行，内中的辛苦只有他才真正知晓。



为了子孙笔耕不辍

民间编史，没经费，没办公用房，一切都要自己克服，全凭一腔热情。俞德良对史书的编纂，真是不为名不为利。82 万字的《金山卫春秋》，主要章节都是由



采访手记

来之不易的“金山”主题书

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包粽子，每次出远门查资料，俞德良带的东西非常简单，装这些东西的包，只是一个装雨衣的小袋子。饿了，就剥个粽子充饥；晚上睡旅店，越便宜越好。有一夜住 10 元钱的大通铺，一间房间内住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一名乞丐。俞德良的同事黄忠贤说：“别人看他像农民，我们却觉得他很伟大。”“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朋友们常用这诗句形容俞德良。在足足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俞德良选定目标，为家乡人民编写记载金山卫历史的书，不用上级布置，不用他人催促。国家图书馆中文书刊采编组在来函中评价，我们这几年没有收藏“金山”“金山卫”主题词的书，精装本的《金山卫春秋》是这几年来的一本好书，来之不易，因此决定收藏 4 册。